元好問集/30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二十九 ◄

元好問集
卷三十

► 卷三十一

卷三十

碑銘

【濮州刺史畢侯神道碑銘】

乙卯秋八月，予來自鎮陽，東平參佐王君璋以畢侯叔賢之子、之子婿來請，曰：「侯之葬久矣，墓當有銘，以吾子於侯有一日之雅，敢以屬筆，使不隨世磨滅為幸也。」按畢氏本易人，其遷永清者不知其幾昭穆矣。侯諱某，叔賢其字也。大父某，父某，皆以農為業。貞祐之亂，侯年甫十一，從其親避兵至濟南之章丘，猝為遊騎所馳，因逃難散走。濟南總管成侯江得侯草間，愛其風骨不凡，子養之。時宰相蕭國侯公摯行尚書省事於東平，成侯隸焉，侯因被蕭公指使。

少長知讀書，且習於省寺衣冠文物之盛，故能自樹立如成人。興定戊寅，宋軍出漣水，益都宣撫使田公琢會兵進擊，侯從成侯而東，以功補昭信校尉，遙授章丘尉。田公知侯姓名，署軍中都統。張林反，山東土崩，宋保寧節度李全入據益都，用為帳前都統，換承信郎，遷統製。丁亥，國兵圍益都，城中食盡，保寧計無所出，閉戶將自經。侯排戶直前，曰：「公死城即破，大兵一縱，城中無噍類矣。太師日望公降，公降必不死，何惜屈一身而不為數十萬生聚之地乎？」保寧悔悟，隨詣軍前。太師受其降，悉以全境付之，而不戮一人，竟如侯所料者。

先相崇進以太師命召成侯，成侯從之而西，自是奉公周旋，戮力一心，不間夙夜，公信倚之如家人父子，他部曲莫能比也。凡略地於澶淵、於淮楚、於徐亳、於歸德，侯無不在，亦皆以功遷。先相資剛嚴，威望素重，人有往訴者，率以不測為憂，侯曲為營護，使得自安。至於決重刑，亦時得與議，貰貸未減，前後不勝數。侯不自言，亦無能知者。妖人李佛子之獄，詿誤萬人，已會諸鎮兵守之長清，三日不與食，將盡誅之矣。侯言之先相：「愚民自陷於死，尚有可哀，其老幼何罪？垂死之命，恃公如父母，一言之重，人獲更生之賜，何忍坐視而不救乎？」先相惻然感動，為之別白故誤，剖決生殺，力所不及，且以金繒贖之，故被僇者不能什三四，侯與有力焉。

事先相首尾十五年，行台得承制封拜，自行軍總領，遙授鄒平、齊河兩縣令，裹翼總領、提領本路僧道，累官宣武將軍。癸巳，先相命侯復畢氏之姓。時其父及妣王氏亂後病沒於章丘，邑人以侯故收瘞之，至是始備展省之禮，立新塋於魯城之東原，追贈如故事。庚子，嗣相蒞事，以總府都提領出為臨清令。丙午，復充左總領，遷懷遠大將軍，遙授濮州刺史。求解軍職，改營屯都總領以便之。甲寅，選充本路課稅所長官。幹局既優，歷練亦久，不事苛細，而曹務畢舉，時議稱焉。是歲十二月之二十七日，不幸遇暴疾卒於崇仁坊之私第，得年五十有五。

娶納合氏，鎮國上將軍、鎮西軍節度使思烈之女，封河南縣君。子男一人，曰守約，業進士。女二人：長嫁府學生張守謙，其幼在室。孤子守約以今年正月二十一日，舉侯之柩祔於新塋之次，禮也。

侯性忠厚，敬老慈幼，出於自然。家所有臧獲，得於南中之生口者，多放之自便，一毫無所取。與人交有終始，終身不言短長，皆人所難能。然予獨取其有及民之功者為之銘。銘曰：

鬱鬱佳城，東澗之阿。畢氏有子，姬姓故家。維侯之初，童子執戈。童子執戈，而大事克荷。青社食殫，九虎磨牙。非排戶直前，噍類奈何？鄭公堂堂，高山大河。不怒而威，有物禁訶。侯承事之，子職有加。敏給赴功，而秉心柔嘉。從容一言，陰慘化而陽和。合散扶傷，疲拊瘡摩。曾是殿屎，載笑載歌。功歸所天，不以自誇。若夫興哀無知之場，援手高懸之羅，計長清之所全活，並青社為尤多。不龍不蛇，而有賢人之嗟。積厚而報不豐，神理為差。汶耶濟耶，其未涯耶？公侯之世，必復其始者，尚信然耶！

【宣武將軍孫君墓碑】

君諱慶，字伯善，姓孫氏，世為濟南人。曾大父某，大父某，考榮，皆隱德不仕。君資稟信厚，早有成人之量，鄉父兄以起宗期之。貞祐之亂，先相光祿公壁青崖山，君挈家往依焉。以對問當公意，得隸帳下。公所戰攻，降下餘五十城，君皆從焉。指使既久，為所倚信，部曲諸人少與為比。

大名彭義斌乘濟、鄆，耕稼廢，倉無見糧，悉眾守之。公審度事勢，與之連和，義斌拜公為長，強之而西。公密遣騎卒告難於國兵大帥，大帥聞報，率數千騎來援，與義斌遇於讚皇之西山。兵刃甫接，君獻計於公曰：「援兵既至，我當入北軍，以張其勢。成敗在此舉，幾不可失也。」公即馳赴之，將士氣倍，皆殊死鬥，大名軍遂潰，義斌投死無所，尋即授首。不數日，故地盡復。公時承製封拜，乃授君忠武校尉、濟南府軍資庫使，改行尚書省應辦使。壬辰，遷武略將軍、威捷軍都指揮使，兼巡捕事。公猶以讚皇之功為未報也，再加宣武將軍。己亥，遷本路鎮撫軍民副彈壓，兼行東平府錄事。

君蒞事嚴明，有能吏稱，然性剛直，與時多忤，卒見罷去。今行台公念君先相舊人，不宜久在退閑，復都指揮使及巡捕事。未幾，以疾告，公又惻然憫之，且謂君長子天益向學知義理，氣節不凡，命代父任。而君之疾竟不治，以某年月日，春秋五十有七，終於私第之正寢。

娶薛氏，封富春縣君，後君八年卒。子男三人：天益、天瑞、天寵。女一人，嫁金鄉縣丞欒珍。男孫五人：德安、翁安、壽安、世安、永安。孤子等以某年月日，舉公之柩葬於長清縣黃山之新阡，遵治命也。

癸丑之冬，予以行台之召東來，天益謂予頗知其先人，持府學教授康侯顯之志文見示，涕泗再拜，以墓碑之銘為請。按康侯所載，君所善二人，其一兗人劉德潤，其一潞人閻載之。德潤仕行台詳議官二十年，家無餘財，病且歿，泣為君言：「遭離喪亂，無歸顧之望。曾大父以來，皆在白殯，身後獨一老嫗在，渠安能辦此？吾死不瞑目矣。」君慨然曰：「吾子無慮，我當任其事。」及德潤歿，君為之送終，並葬三世，一如平生之言，此予所親見者。載之失侯故將，落魄嗜酒，身沒之後，家貧子幼，無以為葬。君感念疇昔，營護喪事，威儀繁盛，祖祭填塞，與時貴無異，亦予所親見者。維君事長如此，與人交又如此，又得康侯撰述，其不朽也必矣，尚何俟於不腆之文？因辭不敢當。天益三請益堅，度不可以終辭，乃強為論次之。其銘曰：

鷙勇兮翩翩，纓縵胡兮事戎旃。許公驅馳，死生必前。魏寇來攻，孰揭其堅？君於其間，知掎角之權。材官蹶張，發機其先。齊五十城之復，與有勞焉。迄今讚皇之謀，弦聲駸然。鬱鬱佳城，樂石千年。誌以康侯之文，賁彼下泉。顧雖志節之所自致，其亦出於有子而可傳。

【龍山趙氏新塋之碑】

歲癸酉冬十月，先太師以王爵統諸道兵，長驅而南。兵及永清，都元帥、金紫光祿大夫史公首倡大義，建開國之功，太師承製封拜，命公開幕府，駐軍高州。又明年春正月，破北京，龍山降。今真定路工匠都總管趙侯振玉在籍中，遂隸金紫公幕下。侯雅以幹局為公所知，選署龍安府庫使，改永安令，遷軍中都提控。乙酉春，公遭變，侯及從兄真定府判官真玉脫身走滿城，眾推金紫公季弟五路萬戶帥本軍。其六月復真定，八月命侯招降臨城、杏樹等寨，遂下邢、趙兩州。州民之在保聚者，不啻數千百家，悉復故居。幕府啟太師，復趙州慶源軍之號，以侯為節度使，兼趙州管內觀察使。己丑十月，改河北西路按察使，兼帥府參謀。辛卯秋，復授慶源。丁酉秋，幕府以侯前後功上於朝，宣授今職。

癸卯冬十月，侯介於同官李稚川、周才卿為予言：「吾趙氏世居保塞，以仕遷大梁。五代末，有諱匡穎者，官至靜江軍節度使，兼桂州管內觀察使。弟匡衡及八世孫襄疊仕於宋，皆至通顯。金朝兵破大梁，吾宗例為兵所驅，盡室北行，至龍山，遂占籍焉。雖譜牒散亡，而其見於祖塋石誌者蓋如此。振玉之曾大父伸，隱田間，致貲巨萬。娶王氏，生大父憲。資倜儻，好施予，人多以急難歸之。娶馬氏，生子八人，吾父琳其第四子也。幼出大家，頗以裘馬自諈。為人知義理，排難釋紛，有豪俠之風。由大父而上，皆葬鄉里。振玉之考妣，兵亂中權厝縣西佛寺，比避兵還，而寺屋被焚，遂失槁殯所在。振玉去鄉餘二十年，歸顧之理既絕，感愴霜露，殞身無及。向辱我公誤知，承乏大郡，安習既久，眷焉有桐鄉之戀，乃用故事卜於平棘縣西北鄉蘇村裏之南原，為顯考衣冠之藏。日者室人冀氏物故，因從祔焉。維遠祖自保塞遷大梁，既無歲月可考，自大梁遷龍山，則僅能誌之。今南原卜宅，亦吾趙宗之大舉，不勒之金石，以昭示永久，後世其謂我何？誠得吾子辱以文賜之，為幸多矣。敢再拜以請。」

自予北渡河時過慶源，聞廟學之盛，他州郡莫與為比，嘗往觀焉。堂廡、齋除、像儀、禮器，遭離喪亂，初若未嘗毀，而又加飾焉。問之諸生，蓋一本於侯之經度，出貲於家，

雇庸於民，躬自督視，寒暑不少懈。數年而後，乃克有成，固以為賢於時之人遠矣。范、蕭兩煉師及參佐諸人，亦皆稱侯滿城之舉，竭事君之節，奮復仇之義，獎厲士卒，輯穆同異，裨益之力為多。初蒞慶源，戶不能百，為之披荊棘，拾瓦礫，招散亡，立廬舍，勸課耕稼，流通貿易。西山群盜時出剽略，侯深入搜討，州境晏然。及入為參佐，豪猾無所顧忌，有白晝殺人於市者，侯受命再至，郡民鼓舞迎勞，歌謠載路。下車未幾，即按殺人者之罪，敕怨家婦手刃以報之，闔郡稱快。故言治郡之效者，率以侯為稱首，予竊歎焉。

嗚呼，兵禍慘矣！自五季以來，明德雅望之後，重侯參將之族糜滅，所存曾不能十之一，然且狼狽於道路，汩沒於奴隸，寒饑不能自存者，不可勝數也。趙氏固名族，然先之以靖康之兵，繼之以貞祐之亂，將絕而復續，稍微而更熾，期功群從，布列伯府。以報施言之，非先世有以開之耶？趙侯幼仕州縣，乘時奮起，遂有良民吏之目，雖其材幹足以自致，推究源委，益知世德之自矣。

夫忠以事上，敬以蒞官，孝以顯親揚名，義以慎終追遠，是可書也，乃為書之，且告之曰：

降福非難，所以致之者為難；致福非難，所以養之者為尤難。予閱人多矣。長劍拄頤，大冠如箕，以揖讓人主之前，可謂極矣。其變也，至一簪不得著身。河潤九里，澤及三族，名園甲第，布滿州郡，可謂盛矣。其衰也，子孫或不得聚廬而托處。是天道特未定也。夫端正者，必以正其末；善始者，必以令其終。古有之，父作室，厥子乃弗肯構，蓋有任其責者矣。為山九仞，功虧一簣，亦必有任其責者矣。夫江之發源也微，至於放而與洞庭、彭蠡同波，沛而與北溟、南海同味，特大川三百，小川三千，有以廣之耳。侯年運而往矣，更事既多，植節亦固。誠能廣興學之志，充治郡之善，進進而不已，新新而不既，他日塚置萬家，室祭三世，當有鴻儒碩士如燕公、昌黎公者，演招魂之辭，而紀嚴牲之碑。至於不腆之文，所以記新塋者，乃其濫觴耳。趙侯其勉！

【冠氏趙侯先塋碑】

冠氏帥趙侯錄其世次，見屬曰：「貞祐之季，中原受兵，先人忠顯君起田間，有功於鄉里，鄉里推為邑丞。大中解公以便宜行諸道升黜，縣長佐謂先人統率有方，莫有犯之者，言之招撫使、宗室惟宏，乃自丞遷而令大名，所統三州十一縣義軍。吾兄顯，署軍中都提控；弟顒，軍民都彈壓，仍佩銀符；天錫亦以恩例補官。於是吾趙宗固以雄視於齊、

魏之間矣。及六龍南駕，豪傑並起，大名、東平皆為大有力者所割據，先人介於強敵之間，率創罷之民而為城守計，百誘而不變，百戰而不沮，人事既窮，與城俱陷。概之當世，孰與倫比？天錫既隸今行台特進公，出入行陣，頗著微效。及再受父任，而縣民人力又憊於往時，軋於他盜，困於凶荒。弱而振，離而合，立官府於攘奪之際，辟田疇於榛莽之域，重為公所錄，假之旄節。歲丁亥五月，乃用故事上於台，承製之命榮及祖禰。梁君用之記贈官之事已備之矣。惟是數世之殯，昭穆具舉，松檟百年，而有旌紀寂寥之歎。天錫無所似肖，蒙賴先世，以武弁起身，大懼前人之隱德無所發見，將遂湮滅，宜有文辭，以昭示來裔，敢再拜以請。」

按趙氏世為縣人。宋靖康初，侯之曾大父諱存，從高宗南渡，以騎射得召見。數年後北歸，換保義校尉，鄉人至今以保義名其居。大父諱誠，明昌中歲饑，民無所於糴，能出其家所有，以活旁近。忠顯君諱林，喜賓客，好施予，負欠之家有貧不能償者，率折券以貸之。喪亂之後，富商往往被掠，乞丐道路，無歸顧之望，君悉資遣之。風義所激，州裏稱歎，故有令丞之舉。

嗚呼，兵興三十年，河朔之禍慘矣！盛業大德、名卿巨公之後，遭罹元元，遂絕其世者多矣，僅得存者，亦顛沛之不暇也。趙侯居則食萬家之邑，出則為千夫之長，年未五十，孫息滿前，群從自生齒而上餘七十輩。侯之姊氏，乘時奮興，所握萬夫，如臂之使指，錦衣繡帽，角逐於草昧之日。東西數千里，識與不識，皆以女王目之。蓋先之以靖康，後之以貞祐，再涉大變，向絕而復續，稍微而更熾，不曰先世之所開，則無以考天人之際矣。故予樂為之書。雖然，此予聞而知之者然也。

侯之太夫人董資善良，夙尚內典。忠顯君之時，中饋之位乃為上僭者所奪，於夫人也搴斥如媵侍，淩轢如囚虜，井臼之事，率躬親之，如是積三十年。夫人推之以夙業，堅之以苦行，怡然委順，惡言未嘗出諸口。晝哭之後，僭奪者故在，反以其老寡而憐之，時往慰藉，且敕諸子事之惟謹。既沒之後，葬祭過禮，無降殺之貶。夫妒為婦之常，而怨亦人之所必報。不妒不報，直千萬人而一耳。況乎其奪也，不以怨而以恩；其報也，不以直而以德。不出於強勉，不由於沽激，傳記所載如是者幾人？女有健婦之稱，男有時豪之選，期頤甫及，福祿方來。乃今野服蕭然，脫屣世事，躬不受祉，其安歸乎？予見而知之，趙宗之所積，在此母矣！因述侯之世，並以夫人之事附之。

侯字受之，今為東平左副元帥，兼分治大名府路同知兵馬都總管事，宣授行軍千戶，官鎮國云。戊戌歲七月初吉記。

【西寧州同知張公之碑】

公諱榮祖，字孝先，姓張氏，世為獲鹿人。曾王父明，王父顯，父丙，三世在野。叔父帥府監軍昇，少日以良家子充南征軍士。貞祐改元之明年，六飛南狩，真定幕府得用便宜拜官，取鄉曲之譽，辟監軍，為本縣尉。及縣改西寧州，遷縣令。未幾改代，為今經略使史侯所倚信，累功至監軍，兼行西寧州事。被檄招集未附，為叛者所脅，偃蹇不屈，竟及於難。

幕府存念勞舊，以軍屬公，兼領縣務，時年甫二十，卓然有成人之量。為人有志膽，善騎射，時輩少有及者。庚寅冬，河平失利，陷堅陣中，率死士五十餘人突圍而出，所向披靡，莫有當其鋒者。流矢中麵而鏃不得出，醫者破骨取之，神色不少變。經略公壯其勇，以為不減古人，具以名聞。遷總統巡山軍民千戶。

恒山公仙壁雙門，遣別將屯抱犢山，宣權萬戶，親以軍守之。隘狹可上者，十有八所，而山上皆有備禦，不便仰攻。公期以三日破之，乃潛軍由鳥道攀援而上，出其不意，山軍震蕩，謂從天而下，投死無所。問知公名，皆束手自歸。黨與未盡者，依太行為巢穴，在所有之，根結盤互，時出剽掠。旁近之民，陰為齎助，以紓焚劫之禍。嘗乘隙入吾境，公測其來，設伏擊之，軍卒踴躍而戰，戮首領一人，而擒其副，餘眾悉降。郡邑倚公為重，亦得少安。

甲午歲大旱，百姓饑窘，軍賦減於平時，而終亦不辦。公出粟代輸之。縣當關輔、汾、晉驛傳之衝，供億倍於他邑，公時以財給之，斂於民者什才二三而已。不幸遘疾，以庚戌夏五月日，春秋四十有七，終於私第之正寢。先期自刻云：「吾明日日中逝矣。」已而果然，其明了如此。夫人同邑戎氏。子男二人：長曰伋，次曰某。孤子伋等以某年月日，奉公之柩葬於某鄉某原，禮也。公幼出大家，以施予為常事，故其周急繼困不計有無。賓客過門，供給承事一出誠款，椎牛釀酒，與相娛樂，下迨廝養，亦獲饜飫。生平結交如某人某人，契分款密，終始如一。赴人之急如恐不及，故得其報力為多。太原大帥郝侯，氣岸高亢，少所降屈，一見公，結為昆弟，不敢以爵齒自居。公起身戎行，不閑文墨，裁決訴訟以情為斷，不三數語而是非曲直立判，未嘗有留滯者。凡所區處吏民，奔走從事，無敢墮窳。言政者不敢以武人概之。

初監軍沒，其子繼祖才十歲，公襲其任三十年，於今伋輩既冠婚矣，公念為叔父所保養，

生死報之，屢以縣章讓繼祖，至於再三，辭旨懇切，人為感動。經略公不之許，慰遣之曰：「轉輸期會，急於星火，應卒之材為難，況乎縣治繁劇，須習慣然後可。君雖不忘叔父之惠，如公家何？」及病且革，復申前請，幕府不得已許之。竊嘗謂風俗之壞久矣，同父之人，往往自為仇敵，血戰於錐刀之下，顧肯以大縣萬家推之群從之間乎？惟公不出於生長見聞之素，而不階於教育講習之益，為能自拔於流俗如此，雖曰未學，君子謂之學矣！是可書，乃為之銘云：

重甲兩，馳突翩翩。唯敵是求，而與相周旋。蛇矛之所蕩決，莫當其前。破骨出鏃，不廢笑言。一死鴻毛，效之所天。劍服短後，殆先趙之所然。鶡鶡西山，逋逃之淵。刁斗嚴更，通曙不眠。我軍之所撫臨，人為息肩。大縣萬家，意氣盛年。敝屣千金，食客四筵。弟昆之交，金石其堅。急難而赴之，白刃空拳。自世道下衰，人理絕焉。同父子參商，且百且千。孰於禮服之群從，釋銅墨而自捐？戒行區區，乃有士夫之賢。惟不學而至於學，知氣質之渾全。鬱鬱佳城，海山之原。我銘表之，尚以信無窮之傳。

【兗州同知、五翼總領王公墓銘】

東平軍民彈壓段遷狀其友王公生平，屬予為墓銘曰：「始遷與王同行伍，年相若，志相得，故嘗約為兄弟。王之歿今十年，遺女孤弱，槁殯不克舉遷。將以今年三月十六日，遷其柩於憲王陵之東，幸吾子為誌之。」予謂朋友之廢久矣。自退之時，大夫士以古人自期者，不為不多，士之相與者，宜若無愧，然子厚請以柳易播，事未嘗行，退之極口稱道，若將曠世而不復見。當時且然，尚何望於今之世耶？古有之，朋友死無所歸，曰：「於我殯。」又曰：「久要不忘平生之言，亦可以為成人矣。」段武人也，而能學者所難能之事，銘其可辭哉？

按總領諱德祿，北京興中府人，世為農家。貞祐癸酉，以騎兵從錦州將王守玉屯東平。辛巳夏，東平不守，歸今行台嚴公，隸五翼軍，以功轉總領。凡行台略地所在，必以之從。積六七年，遷同知兗州軍州事。為人資善柔而戰陣勇捷，人少有可敵者。甲申五月十五日，與宋將彭義斌軍戰，被創，年三十二以歿。一女許嫁日照張左相之孫濱壽。其葬也，公感念平昔，贈以信武將軍云。銘曰：

突如其馳，蕩如其麾。馬革自隨，非壯夫之悲。魂兮來歸，汝友是依。

【五翼都總領豪士信公之碑】〈並引〉

大行台特進公當朔南分裂之際，合散亡，一同異，挈全魏、齊、魯歸命有司，乃得承制封拜，麾下諸將剖符錫壤、懷黃佩紫者不可悉數，今四十年矣。凡公與之共功名者，往往取奇龐福艾之士，然乘時倔起，徼幸萬一，舍短取長，為公所錄用，翕忽變化，由鼠而虎者，抑多矣。公亡恙時，拊罷瘵之民，恒若不及。繭絲所入，務以給公上、周困亟、業單貧、奉賓客而已。身服補紉之衣，家無肉食之奉，故一時化之。上而偏裨參佐，下而閭巷細民，莫不畏公之威，而效公之儉。弓刀舊習，為之一新。蓋德風之所偃，有不得不然者。若夫覆轍知戒，迷途隨復，嫉貪冒而廉介，斂雄誇而信厚，救餓推食，臨深援手，心之所安，非出於矯揉者，猶以光祖為稱首云。

光祖諱亨祚，姓信氏，光祖其字也。魏公子無忌號信陵君，子孫因以為氏。《北史》信氏有名都芳字玉琳者，以藝術著稱，後遂無顯人。光祖家上穀、葬縣之榆河者，不知其幾昭穆矣。大父懷陽，父慶壽，以貲雄鄉里，有萬千之目。好交結，樂施予，知名燕雲間。光祖幼有志膽，不甘落人後。貞祐兵興，以良家子係軍籍，從平章政事蕭國侯公鎮天平。蕭公還朝，不一二年，國世淪敗，它帥不能軍，軍遂亂。軍中有欲圖光祖者，光祖偕鄉曲千餘人壁梁山。提控鄭倜來攻，前後三數月，出入百戰，未嘗挫衄。聞光祖姓名者，皆恐怖毛豎，倜敗走。自是歸光祖者益眾矣。宋將彭義斌據大名，聲勢甚張，頻以官賞誘降。光祖策其坐談，終無所成，不從。

以辛巳春，歸特進公於青崖。公知其可用，署五翼都總領，佩金符，奉檄招降石城，為屯田經久之計。濟南軍來襲，一戰敗之，殺獲甚眾。壬午，守曹州，不解甲。逾三年，事定，還帳下。公破黃山、取恩州，先登陷陳，光祖之功為多。東平食盡，公與義斌連和。光祖知事勢所在，提孤軍涉太行，及太師於火炎。義斌誅死，光祖復從公東還。時劉慶福者，猶為義斌城守。太師進軍，慶福敗。第功遷同知曹州軍州事官、宣武將軍。畫疆既定，官府粗立，且無戰攻之事，光祖給使左右，特見保任，公以兒子畜之。

公治軍嚴，動以軍法從事，光祖從容救止，多所全活。徂徠山司仙統戶萬餘，因光祖自歸。光祖受之，秋毫無所犯。五翼號為難馭，光祖統之久，能得其歡心，少有被笞罰者。軍之族屬萬家，散處梁山、徂徠之間，光祖未嘗輒至所部，使有供張之勞。生平不治生產，至婢無完裙。人有以急難告者，百方賙恤，不計有無。生口北渡，道葦相望，作糜粥以救餓者，思欲遍及之，其仁心為質，多此類也。幕府暇日，日與文士歌酒相燕樂，談笑謔浪，不為小廉曲謹，人亦以此多之。河南破，家所購法書名畫無慮數十百種，客至，時出展玩，欣然忘倦，如畜未名之寶。聞人談閑閑趙公書法，愛而學之，落筆即有

可觀。兒子入小學，迤漸買書，經史完備，雖儒素家少有及者。時譽既盛，今相君方議擢用，不幸遘疾，以庚子夏六月二十有三日，春秋四十九，終於私第之正寢。以其年九月十有四日，舉公之柩葬於湏城縣盧泉鄉金穀山東原之新阡，禮也。

夫人竇氏，真定甲族，婦道母儀，中表以為法。子男一人，世昌，須城令。女二人：長適某氏，次適某氏。男孫三人，曰同寅、曰協恭、曰和衷，皆學舉業。女孫一人，幼在室。世昌受學於予，以墓碑為請。予謂光祖能教其子學，而世昌果以諸生厘戎務，今十年。大縣萬家，調度百出，他人筋疲力涸有不能辦者，世昌常有餘暇。吏曹求代者，而不可得。生子如此，光祖為不亡矣。黃金滿籯，何足道哉！銘曰：

排難解紛，朱家俠聞。百戰冊勳，卿子冠軍。收之桑榆，遂有濁涇清渭之分。燕趙固多奇士，尚有考於斯文。

此金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